

中外名人傳

(十四)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七十六頁)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林森 (一八六八—一九四三)

國會非常會議議長

福建省長

國民政府主席

林森，字子超，號長仁，原名天波，晚年別署青芝老人，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一日生於福建閩侯縣尚干鄉鳳港村。早年即參加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長和國會非常會議副議長，後來位至國民政府主席。

林森六歲始讀經書，一八七七年入美國教會設立之培元學校肄業，一八八〇年畢業，翌年考入美國教會設立之鶴齡英華書院，肄業三年，一八八四年冬，赴臺灣任職臺北電報局。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本，內渡回福建，一八九八年夏，復至臺灣，擬聯絡同志策劃重光，居臺北年餘，因日人偵查甚嚴，乃南下嘉義，任臺南法院嘉義支部通譯，翌年春，仍回福建福州。一九〇二年十二月

一日考入上海江海關工作。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會。一九〇九年被調至九江關服務。辛亥武昌首義，乃捨棄九江關職務，參加革命工作。九江光復，被舉為民政長。嗣受任為江西省出席臨時參議院代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臨時參議院在南京開幕，被選為議長。臨時政府北遷，參議院在北京集會，乃辭議長職。是年秋，回福州設立國民黨支部。冬，當選為福建省第一屆國會議員。民國二（一九一三）年四月，當選參議院全院委員長。討伐袁世凱失敗，東渡到日本，於十二月加入中華革命黨。民國三（一九一四）年赴美主持黨務，遴選青年同志二十人入美國航空學校受訓，為後來政府空軍之早期幹部。民國五（一九一六）年回國，由上海至北京向國會報到。旋與張繼等組織憲政商榷會。民國六（一九一七）年國會被解散，南下廣州，並赴南洋一帶向華僑募款。民國十（一九二一）年，國會在廣州復會，被選為國會非常會議議長。民國十一（一九二二）年任福建省長。民國十二（一九二三）

年一月粵軍自福建回廣東，閩軍王永泉叛變。二月，回廣州督工修葺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與鄒魯詳細考訂死難烈士姓名，查出殉難者計八十九人。民國十二（一九二三）年任大本營建設部長兼治河督辦。於廣東北江之蘆苞建設大規模之鋼鐵活動水閘，更於西江肇慶朱隆建石壩以防蒼梧東下之潦水，並疏濬珠江。民國十三（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海外部部長。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七月，任國民政府委員。十一月廿三日與鄒魯、張繼、謝持、居正等集會於北京西山碧雲寺，提出反共大計，議決取締有共產黨籍之黨員。民國十六（一九二七）年九月，滬、寧、漢三地國民黨中央黨部合組中央特別委員會，被選為委員。國民政府既奠都南京，先後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及立法院副院長。民國廿（一九三一）年二月，奉國民黨中央推派作環球之旅，取道菲律賓，赴澳洲，轉往美、英、德、法諸國，視察黨務，慰問僑胞，募捐建築中央黨部，

經蘇伊士運河至新加坡等地，於十月中回上海。出國期間，於三月二日復被推選為立法院長。民國二十一（一九三二）年被推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一九二三年，林森卸下福建省長職務後，即過著隱居生活。有一個工友作伴，諸事自己動手，來往信件也自己料理，暇時看一些佛經，或與附近寺僧野老攀談，很少有賓客來往。

林森性喜旅遊，在國內遊覽了許多名山大川，對各處名勝古跡了如指掌。在他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前，曾多次出國，足跡遍五大洲。他有根手杖總不離手，杖之頂端有一圓球，球上刻有「曾伴我遊五大洲」七字。當年，受交通限制，能周遊五大洲的人很少，他常以此自豪。他還雅愛花木，在重慶歌樂山雲頂寺別墅居住時，曾以大洋三十元購得一株名貴茶花。這株茶花經花農加意培育，生機暢達，枝繁葉茂，一樹可開幾種顏色的花。茶花盛開時節，花兒似錦，春色滿園，林森叫把園門大開，任人觀賞。在南溫泉別墅聽泉樓前的小花園，係林氏親自布置。園中有不少名花，花園四周栽有八株青松，園中栽有梅花、桂花各二株。桂花係林氏手植，每年迎秋怒放，清香襲人。林尤喜梅花，曾在樓之四週遍植梅花，竟成梅林。

林森別無嗜好，唯喜古董字畫，選購不論真贗，故府邸中古董捐客川連不息，他所收藏的金石、古玩，鮮有值錢者。他認為模

制的也有助於窺見歷史痕跡。曾買到清帝御座用的座褥、背墊、坐墊、手墊等一套，均為黃緞面，金線繡九條龍，精緻美麗。還特地仿制一張御座式的坐椅，鋪置其上。這張椅子放在福州公館二樓廳中，座前放著一個大號古鼎，廳兩旁有四架玻璃櫃，內陳列各種古董，以供玩賞。林森在抗戰初期所寫的一份遺囑中，有「古董文物送給博物館；字畫、書籍、佛經送給圖書館保存」的內容。

林森對鴉片深惡痛絕，常訓誡子侄輩不得吸用毒品。他的族侄欲任湖北宜昌鴉片特稅處處長之職，事前征求林森的意見。林森嚴肅地對他說：林文忠公（林則徐）禁煙，家喻戶曉。你去幹這個特稅處長，真是有愧於姓林的了。於是他的族侄即謝辭了這一肥缺。

林森信佛，但他並不注重形式，他常閉目養神，一如老僧入定，林森靜坐，多屬氣功的養生之道。他晚年自號「青芝老人」，蓋因他的家鄉福州市郊的海邊，有個瑣頭鎮，離鎮不遠的山上，有座青芝寺。該地山明水秀，風景宜人。林森每次去遊覽時，食宿均在寺內。他與寺內住持甚為相契，古今中外，無所不談。他對那裡有深厚的感情，故自號「青芝」。一九三四年，青芝寺遭祝融之災，他又設法請款重建。新寺建成後，他親書一聯，綴在大殿前柱，聯曰：「前殿涌祥光，迨白馬載經，聲教千年方暨訖；名山開法會，矧青芝獻瑞，神靈百洞盡皈依」。

他又在南京雇名工巧匠，用檀香木雕塑了大殿所有的佛像，運返青芝供奉。青芝寺大殿的如來佛係用一整塊檀木根雕成，造型肅穆慈祥。

林森在抗戰期間，住在重慶歌樂山官邸中。每晚就寢前，必將在枕下一個用精緻手帕包起來的小包，移放枕邊，伴他睡眠。第二天起床後，仍放回枕下。一九四三年八月，林森因車禍喪生，辦理善後的人員在清理遺物中，打開小包一看，原來是一雙繡花鞋。林森二十三歲時，父命由台灣歸娶鳳山鄭氏，結婚甫二日，林即復往台灣供職。翌年，鄭氏病危，他從父命趕回，但歸留三日又往台灣。沒有多久，鄭氏卒去。林森自夫人逝世後，鰥居獨寢，無有子嗣，只是念念不忘舊情，就把亡妻生前喜穿的一雙繡花鞋秘藏枕下，與之同眠。後經治喪委員會決定，將這雙繡花鞋置入棺中，伴林森長眠九泉。林森生前在福建連江縣青芝山自營骨塔，但於抗戰期間，途遙道梗，遺囑葬四川江北縣某山，治喪委員會以各國使節臨喪不便，乃葬重慶新開市雙河橋，介於歌樂山與山鷹岩之間。（沈津撰）

方宏孝

（一九三二—一九九二）

出身皖南書香世家

方宏孝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生於浙

江杭州，祖籍安徽績溪，績溪位在安徽南部。其地學風很盛，人文薈萃，名儒輩出，近代學貫中西的大學者胡適就是績溪人。方宏孝在家鄉耳濡目染，對治學自幼即有濃厚的興趣。

皖南方家在當地是個大族，官宦世家，遠近知名。方宏孝的曾祖父方文泉和叔祖父方仲儒，都是清代飽讀詩書的廩生，父親方廷楨清末畢業於浙江法政學堂。曾在各地做官，最後做到熱河屯墾督辦。因為父親做官的關係，所以方宏孝在杭州出生，辛亥革命，民國成立，方廷楨卸除公職，息影上海，方宏孝便在兩歲時成了上海人，在上海成長。由父親課讀，課餘依偎母傍，童年生活過得溫馨而甜蜜。

然而好景不常，民國八年冬天，方宏孝的母親不幸病逝，其父見子女幼小，深恐所託非人，不存再婚之念，攜方宏孝及其妹方宏英返回績溪故里，矢志教育子女成人。在方宏孝十八歲那年，他的父親因病逝世，方宏孝和妹妹都成了孤兒，然而他沒有灰心喪志，尤且奮發圖強。希望以上進之心，專心向學，以慰父母在天之靈。特別在十九歲那年重回童年舊地的上海，考入江南學院研習法律，後來又轉考入持志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復於民國二十四年春天，東渡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研究院深造，民國廿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及「八一三」淞滬抗日戰役爆發，國內外反日情緒激昂，在日留學の方

宏孝聞訊憤慨不已，愛國熱情充滿胸懷，乃聯合留日同學五百餘人，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請求回國抗日，獲允許後，奉命到後方四川集訓，先入中央政治學校，後來改為戰時幹部訓練第一團留日班，於民國廿七年夏天，在武昌的南湖結訓，旋即投入抗日救國陣營，先奉派到第十集團軍擔任政訓工作，不久，被調回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結業的成績優異，留團任教務處秘書，二十八年冬，方宏孝又奉國民黨中央指派擔任安徽省黨部委員兼三民主義青年團安徽支團幹事，這時的安徽已經淪入日寇鐵蹄之下，方氏此職乃是赴敵後工作，他毅然挺身履險。赴任前，兼總團長蔣中正委員長特別召見，當面嘉勉，使他十分感奮。

潛赴敵後秘密活動

民國廿九年春，方宏孝抵達安徽，秘密活動，當時他認為安徽東北部廣大的敵後地區，正是抗敵的重要地帶，於是他以省黨部委員的身分率領青年工作團數十位愛國青年男女，深入皖北，在津浦鐵路以西，長江以北，淮河以南，日寇、中共紅軍及汪偽軍隊環伺的地帶，從事抗日宣傳，撫輯志士及搜集敵情的工作，冒險犯難，出生入死。

到了廿九年夏天，方宏孝的工作績效獲得報償，升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安徽支團部主任，主持全省團務活動，責任加重。危險亦增，卅一年春天，又奉令擔任蘇皖邊區黨政

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展開對敵鬥爭，為時達三年之久。此一時期他曾遭到日寇或中共紅軍的包圍數十次，均賴將士用命，浴血奮戰，卒在屢次危境中，履險如夷，渡過難關，圓滿完成預期的任務，到了三十三年冬天，方宏孝奉召赴重慶，以安徽省代表的身分，參加青年軍創軍會議，會中建言多獲採納，會後，蔣中正主席在官邸設宴款待，方宏孝應邀參加，感到無上的光榮。

創辦報紙宣揚主義

民國三十四年秋初，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廣大失土全部光復，方宏孝奉派為皖南接收委員會副主委，重回家鄉，無限興奮，他以最大的努力，花費無數心血，規劃重建，協助父老整建家園，迅速恢復農工生產。接著奉召赴廬山，出席三民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會中他被選為中央監察（後來黨國統一即改為中央監察委員）並再由蔣中正召見嘉勉，促其努力工作，報效國家。回到安徽後，他在蕪湖把國民黨黨報紙大江日報恢復刊行，自任發行人兼社長，憑一支健筆，宣揚孫文主義，提倡民主自由。

民國三十五年春，方宏孝奉派兼任中央訓練團安徽教育分班副主任，協助主任訓練軍官轉業。分發各地服務，投身國家建設，三十五年秋季，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在南京官邸兩次召見，提示工作方針。卅六年黨團合併，方宏孝獲重用，擔任中央監察委員，

仍兼安徽省黨部委員。三十七年春天，大陸剿共局勢逆轉，華北戰局失利，許多青年不甘陷共，逃到江南。方氏由教育部指派為教育部青年第二補習班主任，收容山東河南高中以上流亡知識青年一千五百餘人，予以妥善安置。不久，又獲國防部委派為安徽省青年救國團總隊長，為了阻遏共軍南下，他組織游擊武力，在江北的巢縣、桐城、無為等縣成立了兩個游擊支隊，準備和共軍一戰，可惜大局迅速惡化，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江陰要塞失守，江防洞開，共軍由荻港越江南下。當時方宏孝正在南京開會，返防無路，不得已乃告別工作崗位，前往上海渡海來台，他所組織的游擊武力遂告解散。

重回校園治學教書

來台後，方宏孝婉辭中央安排續任黨政工作，自願回到校園教書，其實教學及學術研究一直是他的一大心願，因為國事蜩蟬，一直擱置。光復不久的台灣百廢待興，教育尤其是重要的一環，於是他決心回歸校園，受聘為國立僑大先修班教授。早在來台之前，他已經在安徽省立師專、省立安徽學院教授法學，這回重拾教鞭，正是心願得償。於是他一面教學，一面勤奮治學，學問精進，以後又陸續受聘擔任省立台北工專、省立台南師專、國立台北商專、私立文化大學及東吳大學教授。還曾一度擔任「台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教導長，也曾應聘到馬來西亞擔

任華僑建國中學教務主任。先後任教各級校園，長達四十餘年。

詩詞書畫無不精妙

方宏孝精研法律，為台北市著名的律師，但他的學問不止刑名一門。他還雅好文史，長於寫作，著有史書「明末流寇記實」一書，由文粹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西方吟草」及考據文集「民族文選註釋」兩書。民國六十年，台北市文化復興委員會把他的詩詞、聯語集為一冊出版，名為「黍離集」，為古典章句留下新的一頁。詩詞行家認為他的詩詞作品，有蘇東坡及辛棄疾的豪放，也有陶淵明、王摩詰的恬淡。詩詞之外，方宏孝還長於書法，善於繪事，書法有二王的筆味，繪畫則山水、翎毛、人物皆精，工筆、潑墨、寫意寫實；興之所至，任意揮灑，均意境深遠，美不勝收。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方宏孝全都做到了。

方宏孝於抗戰期間，在安徽立煌與張宜中女士結婚，張女士為清乾隆時名相張廷玉之裔孫，才貌雙全。兩人結婚三十餘年，鶼鶒情深，方夫人民國七十二年九月逝世，方宏孝於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逝世享年八十歲。（王培堯撰）

總統府參議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長

大學教授

袁金書字石渠，江蘇金壇人，生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民國前六年十月初三日），十二歲就讀江蘇武進縣立師範附屬小學，畢業後考進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因成績優異，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又考入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原名東南大學，一九二七年改制第四中山大學，旋又改為中央大學）史學系，至一九三二年畢業後，前往安徽省立第二中學及江蘇省立松江中學任史地課程教員。

一九三三年袁金書應湖北省教育廳長程其保邀請，擔任湖北省教育廳教育月刊的編審。後來又前往江蘇省立徐州中學任教。

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開始，袁金書由教育部派令率領戰區流亡學生到四川。一九三八年秋天，接受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聘請，專門主持研究秦漢文物。

由於日軍侵略，戰火蔓延，袁金書滿懷報國之志，應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命令，遠赴甘肅，擔任保安團隊特別黨部上校秘書。一九四〇年春調往中央訓練團受訓，結業後留團任上校圖書館主任。後來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推薦，任外交部秘書、專員等職。

一九四九年春，蔣中正總統引退，大局逆轉，避亂來台，初任新生報撰述員，不久

袁金書

（一九〇六年—一九九五年）

由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周宏濤推介，任總統府參議，掌管政要事略編纂事宜。先編有「蔣中正總統大事年表」數冊，作為現代史事劃分的依據。袁金書從事現代大事編纂工作長達二十年，兢兢業業，貢獻良多。

一九六九年十月，袁金書轉任台灣省立台北圖書館館長，在任內曾主編「台灣省立台北圖書館西文圖書目錄」及「宋元版善本書目」目錄事宜，獲得蔣中正總統嘉勉，並經多方奔走，將省立台北圖書館改隸中央，更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袁金書晚年在中國文化大學，世界新聞傳播學院等校執教，為國育才，不遺餘力。著有「大學專用新編應用文」及「孔子及其弟子事蹟考證」等書，內容精闢，十分暢銷，新編應用文印行了十多版，實在難能可貴。

袁金書夫人陳秀清，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畢業。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在重慶結婚，來台後在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任教。

袁金書、陳秀清伉儷育有子女四人，長女慧芳，長男宗德都居住中國大陸，成家立業。次男宗維，三男宗哲也都大學畢業，從事企業工作，卓然有成，服務社會。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袁金書在台北因病逝世，享年九十歲。（汪清澄撰）

李揚敬

（一九九四—一九八八）

國民大會代表

海南防衛部副總司令兼參謀長

第三軍中將軍長

湖南省政府秘書長兼民政廳長

廣東民政廳長

廣州市市長

李揚敬字欽甫廣東東莞人，民前十八年二月初五日生，幼承庭訓，慎謀能斷，清末入黃埔陸軍小學四期。民元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步科。三年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六年入保定軍校六期輜重兵科，八年畢業。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增加文學修養。十年回粵任第一師中尉副官，嗣升工兵營上尉連長，旋調大本營警衛團二營四連，負責警衛樞府。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之變，護送孫文夫人宋慶齡脫險，功勞至大。旋任東路討逆軍少校參謀、中校營長。十二年任第一師軍械處長，西江善後督辦公署副官，調第二旅參謀兼軍士教育班主任。十四年升任第十一師上校參謀長，十五年升肇慶廣東守備軍幹部教導隊少將主任。訓練嚴明，為中樞器重，十六年秋任陸軍官校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長，訓練第六第七期學生。是年冬共黨作亂，親率入伍生參加平亂。十八年五月任第八路軍參謀長，當時桂軍來犯，李氏指揮大敗強敵於赤白泥，安定粵局。八月膺任第六十三師師長，在花縣軍田擊退桂軍。二十二年出任第三軍中將軍長，兼東區綏靖專員，二十二年兼贛粵閩剿匪南路軍第二縱隊指揮

官，二十三年兼粵閩邊防司令，指揮克復筠門嶺，斷絕匪佔港口企圖，又兼任燕塘廣東軍事政治學校副校長。二十五年西南事變，李氏婉勸陳濟棠通電解職，促進祥和。抗戰軍興，任軍事委員會參議、瑤珈山軍官訓練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訓練委員會兼主任秘書。隨奉命參加籌備三民主義青年團，任中央團部幹事兼訓練處長。廿八年任湖南省政府秘書長，卅一年並兼民政廳長。抗戰勝利，任廣東民政廳長。卅五年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制憲工作，卅八年元月薛岳任廣東省主席時再任省政府秘書長，十月調任廣州市市長。撤退海南島後，任海南防衛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參謀長，戰勝共黨來犯十次，因受美國壓力於五月撤出海南島，來台調任國防部參議。旋遞補王寵惠之缺任國民大會代表，兼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又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在此期間連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三屆，對黨國貢獻至多。公餘兼辦教育，在東莞設立明生中學，在廣州與陳濟棠、黃麟書、林翼中等合辦珠海大學，在香港合辦珠海書院，在台北辦珠海職業學校作育英才不少。七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病逝台北，享年九十五歲。（陳士誠撰）

魏火曜

（一九〇八—一九九五）

台大醫學院院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魏火曜，台北市人，一九〇八年民前四年出生於新竹；七歲隨家北上，入老松公學校，並完成台北高等學校預科七年中學教育；二十歲負笈東瀛，唸東京大學四年醫科後，留任帝大醫院助手；於三十五歲獲帝大醫學博士。民國卅五年二月返國，任台大小兒科教授，兩年後升任台大醫院院長；民國四十二年，接任台大醫學院院長。積極改善設備，陸續增加科系與研究所，大力培植人才。並創辦小兒科醫學會；民國五十五年引進沙賓疫苗，解除國內小兒麻痺威脅，自認此為其一生最具意義之一事。是年，並曾接任高雄醫學院院長一年餘；民國五十七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民國六十一年，卸下台大醫學院院長，轉任台大教務長，至民國六十八年退休；於投身醫學教育三十三年期間，對提昇國內醫學教育水準，具有不少貢獻。

退休之後，仍身兼數十餘個社會公益團體理監事及董事長，藉以不斷提供醫學教育建言與貢獻醫學事業。使得其名字成為台灣醫學教育之重要指標。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六日逝世；享年八十八歲。（林裕祥撰）

丁德隆

（一九〇四—一九九六）

丁德隆，號冠洲，湖南省攸縣人。世代耕讀，父親丁霽堂慎守家規、樸實嚴謹，母

親洪太夫人，嫻淑能幹，生子三女二。丁德隆居幼，五歲時，洪太夫人逝世，家境困頓，丁父乃迅將兩女出嫁，遣其他二子為人傭耕，獨丁德隆一人，隨父親讀書，勉承先業。

丁德隆年十七負笈長沙育才中學，深體家境之困厄，父母之厚望，常思盡忠報國，決心投筆從戎，於民國十二年冬，適逢廣州國民政府孫文大元帥所屬軍政部創設陸軍講武學校速成班，招考新生，丁德隆經考試錄取，乃毅然投效。於民國十三年農曆元旦翌晨，由故鄉湖南直赴廣州，接受為期半載嚴格之入伍訓練，再經甄別考試於民國十三年六月編入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首任校本部副官處少尉見習官，第一次東征晉任軍校教導四團六連中尉排長，惠州之役，參加戰鬥，衝鋒殺賊身先士卒，受重創經後送至廣州東山醫院醫治，當時全排傷亡過半。丁德隆出院後升任第五連上尉連長，爾後隨軍北伐，因迭著戰功，由少校中校而升上校團長，甚得長官劉峙將軍暨胡宗南將軍的賞識與倚重。

民國十八年討伐唐生智擊潰其所部於豫南確山，全軍繳械投降，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討伐馮玉祥，擊潰馮玉祥所部於豫東睢陽，馮玉祥殘部退至晉東，旋輸誠歸服中央。丁德隆再次身負重傷，民國廿年討伐石友三，擊潰石友三所部於河北石家莊，石友三狼狽脫逃。民國廿年升任陸軍第一師獨立旅

少將旅長，廿一年率部進剿匪首洪德昌於豫南桐柏，歷時一月。連破匪徒所據之卅一山寨，就殲萬餘人，洪匪德昌跳崖摔死，餘衆全部被俘，將土匪自民國六年盤據十餘年之老巢，犁庭掃穴，斬草除根，豫南人民莫不稱慶。旋轉進至皖西，進剿共軍徐向前部，亦將其盤據之地區全部光復。民國廿四年至廿五年秋，共軍朱德、毛澤東流竄至陝北、甘肅、寧夏地區，丁德隆奉命分路追剿，原可一鼓將共軍全部殲滅，因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雙十二事變，乃至停止剿共。民國廿五年九月丁德隆升任七十八師中將師長，適日軍侵華，國共合作，全面抗戰，朱德、毛澤東參加抗戰陣營，全國政局改變，共同為抗日之戰奮鬥。

丁德隆於民國廿七年三月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四期受訓，廿九年四月結業名列第一，同年六月擢升第一軍中將軍長，肩負甘寧邊區防共與抗日兩大重任，不僅共軍未得異動，日軍亦未敢越黃河一步。民國卅一年六月調任卅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任五十七軍軍長，民國卅四年四月擢升卅七集團軍總司令，為確保西北半壁河山，以絕共軍之滲透與顛覆，特加強部隊訓練，更新武器裝備，組訓民衆，賑濟地方，收攬民心，不遺餘力。民國卅五年九月丁德隆調任中央訓練團將官班中將主任，三十六年擢升中訓團副教育長，民國卅六年十一月返湖南攸縣高票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卅七年調任第六綏靖區中將副司令，民國卅八年六月調任湘鄂贛綏靖邊

區副總司令。

大陸變色，追隨政府輾轉來台，任國防部中將參議，乃潛心哲學之研究，窮探天人合一之原理，融會道、佛、儒、耶各教之心法，獨創「大同大道」及「自然循環」之定律，著有「易經原理」「道性真理」「心物一元觀」「知之原理與求知之方法」等專論，推翻共黨之唯物史觀與唯物辯證法之理論。平時則酷好書法，合篆、隸、正、草，自樹一格，心手相應，樸茂遒勁。

丁德隆官拜中將集團軍總司令並膺選國大代表，位尊望重，淡泊名利，一介清廉，不好阿諛，實幹苦幹。軍職退休後，浸淫學術之研究，著作等身，無論就文事與武略，求之于當今之將領中實不多見。於一九九六年逝世，享年九十四歲（蕭新民撰）

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

個性孤傲自以為是

抗戰期間與中國關係密切的美國將領，首推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owell 一八八三—一九四六），他是中印緬邊區美軍司令，美國駐華軍事代表，負責管理美國租借給中國的物資，也是中國戰區參謀長，是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中正的參謀長，是蔣氏的部屬。但他個性孤傲，自以為是，輕視中國人的才能。身為部屬卻不聽統帥的命令，擅自行動，蔣中正對他百般容忍，最後仍

不得不請他走路。史迪威有個綽號「固執的喬」（Vinegar Joe），可見其性格一般。

史迪威於一九四二年（民國卅一年）一月由羅斯福總統派遣來華，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俄、中等廿六個同盟國聯合對德、意、日等軸心國作戰。蔣中正被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史迪威以中將軍階任參謀長，協助國軍作戰。最初蔣中正為表達信任，連駐緬印的中國軍隊亦劃歸史迪威指揮，使其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指揮中國軍隊的美國將領。

緬北作戰一意孤行

一九四二年四月，日軍為切斷印緬與中國的聯繫，以雷霆之勢攻佔緬京仰光，蔣中正命史迪威固守緬北。但史迪威卻自作主張反攻緬南，雖在仁安羌一役由國軍孫立人部解救了八千英軍之圍，卻失去通往緬北的戰略要地汨吾，以致緬北滿德勒、密蘭那、臘戍及滇邊之畹町、龍陵、騰衝相繼失守，日軍直達怒江西岸。史迪威喪師辱命，遠走印度，途中穿越三百公里的黑森林，兵困馬疲，士兵死亡枕籍，而他活著走出黑森林，也算奇蹟。可是史迪威的出走，使國軍將士在滇緬邊區戰死一萬三千多人，物資損失達八百萬噸。

四月二十四日，美國聯合參謀首長馬歇爾獲知史迪威的敗蹟，知其與蔣中正不協調，曾對我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說：

「願意召回史迪威，另派他人」。但蔣中正未作表示，反而派史在印度訓練新軍，培訓中國作戰雄師。據事後宋子文文書透露，蔣氏寬容史迪威有三項原因：（一）史迪威黃疸病甚劇；（二）為中美國家保全友邦榮譽；（三）蔣氏嚴於責己而薄於責人，不願暴人所短。蔣氏自認緬北戰敗，咎在他自己的戰略運用，而非全在史迪威失職。不過蔣中正令史迪威佈防密支那，而他竟自逃印度以求自保。並且帶走中國部隊，事前未請示，事後未報告，對此蔣氏十分憎惡，曾表示此事如照中國習慣，應有一軍事審判，以明功過，以昭是非。但蔣氏卻寬容了史迪威乖張的行為，只因其為盟邦將領。

緬北戰役之後，美國承諾在中國維持戰機五百架，每月供應物資五千噸，美國不僅沒做到，反把原定用於中國的駐印度空軍調往埃及。蔣中正命史迪威轉告美國政府，要在八月底打通滇緬交通，史迪威拒不遵行，蔣中正即不再理睬他。七月，羅斯福派美國官員居里來華，促蔣中正派軍反攻緬甸。蔣氏同意，但要求美國空軍支援，英國海軍配合，美國允諾空軍充份配合，於是中國運兵赴印度受訓，這些軍隊的訓練均由史迪威主持。另外卅個師的新軍在雲南組訓，準備反攻。

受媚共份子影響大

一九四三年一月，美英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要求中國先行反攻緬甸，俟有成效後

，美英再出動海空軍配合。蔣中正不同意，要求同時實施。此時，史迪威暗中聯繫中共，擬用八路軍進攻南緬甸，使蔣中正大為光火，欲驅逐史迪威，因開羅會議舉行在即，乃暫擱置。

開羅會議以後，美國駐華官員多人傾向中共，如羅斯福派給蔣的政治顧問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及居里都時常為中共說話，美國大使館秘書兼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Davis）及謝偉思（John S. Service）與中共頭目周恩來時相往來，戴維斯更建議美國政府在中共陝北老巢設領事館及軍事觀察團。史迪威陷在眾多中共同路人之中，他對蔣中正的態度不言可喻。蔣氏忍無可忍，終於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逐去史迪威，中國戰區參謀長由魏德邁接任。

離開中國以後，史迪威調往華盛頓任職，翌年六月調任駐琉球美軍司令，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度出任美國陸軍參謀長。

史迪威於一八八三年生於佛羅里達州的普拉卡，一九〇四年畢業於美國陸軍官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隨美國遠征軍赴法國作戰。自歐回美後曾研習中國語文，能講華語，一九一九年即來華服務，歷任北京美軍語言教官，駐天津美軍營長，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在其於戰時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前，已有十年在華服務的資歷，而於一九四六年病逝。

儘管史迪威在華聲明狼籍，誤盡蒼生，

但美國人仍視其為英雄，著名的「墨里爾突擊隊」（Merrill Raiders）即描寫他的事蹟，這支突擊隊於一九四四年底在滇緬邊區叢林地帶，突擊日軍打通滇緬公路，立有汗馬功勞。這支突擊隊係由史迪威的部屬墨里爾准將（Frank Merrill）率領，在印緬邊界叢林裡執行極艱困的任務，伏擊日軍，截取日軍運輸隊物資，戰果輝煌。這支三千人的隊伍，由羅斯福在美國號召自願軍參加。他們在叢林裡要對付日軍，也要對付森林的毒蛇猛獸，瘴疫毒霧。完成極艱困的任務。這支隊伍因屬史迪威麾下，使其也跟著沾光，甚而被列為史迪威的功績之一，其實他是坐享其成。（劉先軍撰）

周祥光（一九〇九年—一九六三年）

研究佛學頗有成就

周祥光浙江黃岩人，生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大學畢業，初在國民政府內政部禮俗司充當主任科員，時為抗戰時期，隨政府在重慶辦公。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張君勛於雲南大理創設「中國民族文化學院」，招收大學畢業生入學，培植人才。民族學院由陳布雷任董事長，張君勛自任院長。周祥光認為機會難得，即辭卸內政部職務，考入「中國民族文化學院」社會科學系。

文化學院社會學系主任羅文幹，曾在北

洋政府任司法總長，是一位名學人。周祥光入校後，對社會學沒有興趣，對佛學發生偏愛，跟龔雲白教授研究佛學。龔雲白為清末楊仁山居士入室弟子，於《華嚴》一系的理論深有研究，周祥光乃選修龔雲白的佛學課。當時選修佛學的學生，有周祥光、周通旦、姚積光、蕭中旦、蘇肇輝等五人，蘇肇輝江蘇鎮江人，曾任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組長，研究敦煌學，有多種著作問世，現在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兼課。

周祥光在文化學院時，第一學期選修的佛學課是《百法明門論》，每星期五小時，第二學期以後，讀《唯識三十頌》、《因明學》、《中論》、《華嚴經》以及禪宗語錄等課程，對佛學開始感覺到趣味。在課餘研讀《肇論》及《宗鏡錄》，同時，對佛學諸多不瞭解的地方，常去請教時在昆明的太虛大師，與太虛大師有了師生關係。自此，由社會科學轉而研究佛學，是他學術思想一大轉變，對佛學研究頗有成就。

首部著作《印度通史》

民國三十一年夏，因昆明學生鬧學潮，藉口朝中權貴，由重慶以飛機運狗到香港，而遊行示威，張君勛被誣與羅隆基等有指使之嫌，因被軟禁居重慶南岸之汪山，「中國民族文化學院」遭受池魚之殃停閉。未幾，周祥光得張君勛資助旅費，赴印度求學。抵印之初，入加爾各答大學，專究英文，繼轉

入德里大學，考入進修院之博士班，修學三年，得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一度在印度中央政府出版署任職，後來任阿拉哈巴大學教授，民國四十五年，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印度通史）問世，張君勸為之作序曰：

「印度人長於宗教哲理與冥想，不以記言記事為重。其著作中非無半歷史性之書籍，然時參以神怪、小說與顛倒事實之言，如玄奘遊學時統一北印度之戒日王，在印有葛利沙所行讚一書，作者為拔尼氏（Bani），其性質類於劇本，非吾國所謂傳也。惟印度人素不以傳記寫作為重，歐人踐印土之後，求一部印度史，或考訂歷代帝王之姓名與生死年月，渺不可得。」

周祥光博士留學印度，已逾十餘載，其勤學好問，可與千載以上西行求法之高僧後先映輝。既成中國佛教史（英文本）一書，將吾國所得於印度者，還以報告於印；最近又以其治印史之所得還以饗吾國人士。於是大藏經中，但有西域記之地理書，而少一本印度史之歷史書之缺憾，得以彌補矣。……

周祥光亦在書前作序云：

「中印往還，源遠流長，始自東漢，下迄近代，實為世所罕見。西域大德宏揚佛法於東土，乃有中印兩國近二千年之文化關係。兩國學者所譯佛教經典三千餘部，今日日本所印行之大正藏經，即此譯述之總匯也。」

……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我適供職於印度中央政府出版署。公餘之暇，曾撰印度古代史一部，交由上海大法輪書局出版，原稿寄去，音信渺然。加以中印兩地，關山修阻，萬里迢遙，亦無法查詢其事，乃作罷論。然欲重寫一部印度史，以貢獻於國人，銘於心中，幾達十載之久也。……中華民國四十五年（釋迦世尊降生涅槃成道二千五百年）周祥光序於印度阿拉哈巴大學。」

識見超卓心願宏偉

民國五十年，僑居加拿大的詹勵吾，是虔誠的佛教信徒，他熱烈的渴望中國大乘佛經，能夠翻譯成外文，使英語世界的人民，也能讀到佛經。因此，他認為把中國佛經譯成外文，是迫不容緩的事。他撰寫了一篇文章，先發表在台（人生）雜誌上，題目是（關於中國佛法外文翻譯出版問題的討論）。文中提出了三個有能力擔當此項重任的人，一個是在美國的張澄基教授，一個是在香港的陸寬昱先生，再有一個就是在印度的周祥光博士，因為他三人都是精通中英文及佛學的人。詹居士撰文刊在台灣的（人生）雜誌上。周祥光讀到此文，也在（人生）雜誌上，撰文提出他對佛經翻譯的看法。

周祥光認為，把佛經譯成外文，在他說並不困難，只是取材及經費，不易解決。關於經費籌措問題，他主張除向佛教人士勸募

外，不妨以中國佛教會名義，向美國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或亞洲基金會，申請補助。如果每年申請到美金萬元的補助費，英譯佛經之事就可以進行。他並舉出一個匈牙利人的例子，這位匈牙利人在紐約旅館中租了一間房子，掛上了（東方文化研究會），請了兩位在紐約的中國人，翻譯一點中國佛經為英文，也替中國人所著佛學論文予以出版。這位匈牙利人即以標準研究東方學術為名，向美國某某基金會申請若干補助，不但匈人自己在美生活解決，即若干中國人住於紐約者亦沾了光。匈牙利人可以如此作法，我們何以不能照樣為之呢？文章發表後，未受到重視。

民國四十四年，東初法師發起影印日本大正藏正續編，歷經五年，至四十九年全部完成。對此，周祥光提出他的意見。他認為大藏經是中華民族光榮的遺產，亦是亞洲民族共同的精神遺產。只是這個遺產太多，教義太深，論題太廣，事蹟太繁，一般人無法閱讀全藏。他希望編一部（言文對照藏經萃華）。字數以三十萬上下為度，至多不超過五十萬字，以此作為藏經的核心教義。常人有此（藏經萃華），即可推知藏經之全部內容所在，再進一步譯成外文。目前俄國人已將（法句經）譯為俄文，俄人的心靈已自唯物走向唯心，宗教必為俄人所崇拜無礙。耶穌一部簡單聖經，傳布世界。由此可知普及佛法宏揚宗教是如何的重要！

由以上所述，可見周祥光的睿智深遠，心願宏偉。他留居印度二十年以上，他不僅懂得治印度思想，並溝通印度與西方哲學的思想。

他對中印文化關係的研究，留下了二大貢獻：

第一：是他所著英文版的中國禪宗發展史，英國倫敦哈契生出版公司 The Huchuan Publishing Co. 要求將版權讓給該公司，在大英國屬地發行。可見此書的價值。

第二：是他從英文譯成中文的（真理之光）（Satyartna Prakash），該書係印度民族英雄沙彌杜耶難陀（Savarni Dayanda）所著。於一八七五年以印度文（Hindi）出版，銷數達數十萬本，為數百萬人朝夕誦讀之書。沙彌杜耶難陀不滿意英國統治印度，為恢復印度五千年來固有文明，揭竿而起擔當挽救印度滅亡復國大任之一人。周氏於大陸淪陷之後，把這位搶救印度滅亡的民族英雄名著譯成中文，具有無限意義與感慨，他在（譯者之言）說：「我以自由獨立之國民，於二次大戰時負笈入亡國之印度，今則印度獲得自由獨立，我則流亡於斯土，斯書譯畢，追思以往，扼腕低徊，愴懷何極……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惟多難興邦，殷憂啟聖，「真理之光」，亦足資我人借鏡與警惕矣！」

（四十）傳人名外中

周祥光於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夏

季，在印度以胃潰瘍疾不治而逝，享年僅四十五歲。張君勛曾以（悼印度亞拉哈巴大學教授周祥光君）一文弔之，文曰：

「天地之間，人才不易得，不易養成，尤不易有成就。嗚呼！祥光！抗戰之中，經艱難辛苦以求學於印度，刻苦自勵，半工半讀，以求自給，卒業業於德里大學……孰料此時正為君發展長才之日，奈忽嬰胃潰瘍而溘然長逝。嗚呼！今後欲求二十年留印，而能負起中印學術外交之使命如君者，何可再得乎？我與君在學問上互相切磋，原不敢自居為孔子與陽明，然君之造詣，確能追蹤顏回與徐愛，既有天資之美，而不許其永年，能不令人痛哭流涕哉。五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於金山。」（于凌波撰）

胡文虎（一八八三年—一九五四年）

愛國愛鄉的大企業家和慈善家

虎標良藥蜚聲國際

胡文虎原籍福建永定縣，一八八三年一月十六日（清光緒九年十一月廿七日），在緬甸仰光出生。一九五四年九月四日，因心臟病在檀香山逝世，享年七十一歲。

他的父親胡子欽，於一八六一年左右隻身到緬甸謀生，在仰光開設永安堂中藥舖。自己做坐店醫師，懸壺濟世。由於救死扶傷，精通「三指禪」，獲得當地居民的信賴和

尊敬。

胡子欽在事業略有成就後，和潮州籍的李金碧小姐結婚，生下文龍、文虎、文豹兄弟三人。文龍死得很早，胡文虎十歲那年，他父親怕他數典忘祖，要他回福建接受祖國的傳統教育，他的弟弟文豹則留在緬甸受教育。

四年後胡文虎重到仰光，隨父親學習中醫，並協助料理藥店事務。一九〇八年，胡子欽因病逝世，他們兄弟繼承父業，同心協力，精心經營永安堂的業務日趨發達。

一九〇九年胡文虎先回到中國，然後到泰國、日本等地，全面考察中西藥業，擷取他人長處，加以研究。他回到仰光以後，雄心勃勃地擴大業務，聘請醫師、藥劑師多人，吸收中國傳統膏丹丸散的優點，精心研製新的中藥，於是永安堂虎標萬金油、頭痛粉、止痛散、清快水、八卦丹等五種成藥，先後問世。這些成藥因為售價低廉，功效顯著，不但風行於緬甸和中國大陸，而且暢銷於香港、澳門、東南亞各國和歐洲、美洲。可以說，全世界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虎標良藥，文虎、文豹兄弟因此而成為富翁，一躍而成為蜚聲國際的實業家。

據說，胡文虎的致富，是因為獲得了製藥的秘方，但是這個秘方怎樣得來，則傳說不一。

有一本康吉父著的「胡文虎傳」中說，是胡文虎在新加坡結識一位客家老前輩，從

事西醫的胡先生。當時新加坡的醫生很少，求醫的人很多，胡醫生業務興隆，很受尊敬，也有一些積蓄。他看胡文虎年輕有為，又從事藥業，但不懂藥物學，於是送給了他一件可以製成藥的秘方，這就是「萬金油」的秘方。

康吉父的「胡文虎傳」中又說，胡文虎的為人，有慷慨重義的精神，絕不忘本。那位胡醫生給了他發財的秘方，他發財以後，便送了一幢和自己住屋一樣的花園洋房給胡醫生，表示報恩。而且還聘請胡醫生的兒子（也是西醫），作為他的終身醫師，及到各國旅遊時的隨行翻譯兼顧問。

但是在胡文虎辦的「星島日報」當過八年編輯的林華平，他卻聽胡家的人說，「萬金油」的秘方，是從一位日本人的手裏買來的。

林華平後來轉任中央通訊社編輯，直到退休。他曾為這件事問過胡文虎的義子黃金星，黃是「萬金油」的製藥師之一，但黃不肯透露，只推說不知道。

胡文虎生平處世，十分重視機密，他的一切作為，絕少告訴別人，秘方的來源，可能永遠是個「謎」了。

一九一三年，胡文虎在新加坡增設永安總行，一九二九年又增設製藥總廠，雇用員工六百多人。三十年代中期，胡氏兄弟事業發展如日中天，我國各地甚至大的村鎮，都設有分行和特約經銷處。隨着虎標良藥風行

天下，胡文虎、文豹兄弟的名字家喻戶曉，他們的財富也急劇增加，於是成為東南亞首屈一指的富豪。

胡文虎對企業的管理和經營，有獨到先進的理想，他非常重視宣傳，三、四十年代在我國各大都市到偏僻鄉鎮，觸目皆是老虎標誌的廣告，他們每年的廣告費用，當時就花到十萬元以上，而且認為是非常值得的。另外，他們搜羅人才、聘請專家經營，而且專心一致，藥品多樣化，他們的企業雖然累遭侵襲，但是仍能穩步前進，贏利日漸增加。

造福桑梓遺澤後人

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且大部分是農民，生活很苦，影響到文化教育事業的落後，胡文虎這方面有很深的體會。早年他到歐美各國考察，親眼見到中國人受歧視的情形，激發了他愛國的情懷，他表示：「社會之財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供天下之用。」他認為要挽救祖國貧窮落後的狀況，必須振興教育。因此，他決心造福桑梓、遺澤後人，他規定每年從永安堂贏利中，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經費，捐作社會公益事業，後來逐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

多年以來，胡文虎為祖國辦了不少好事，他對國家的捐獻，估計至少有五千萬銀元，以今天的幣制來說，應有好幾億美元。

胡文虎對祖國興教辦學，慷慨解囊、貢

獻卓越，他先後捐助上海大廈大學、廣東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福建學院以及廣州仲愷工業學校，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門學校、沙頭第一中學、回瀾中學、海口瓊崖中學、福建大同中學等院校。

對日本抗戰前夕，胡文虎原計劃在全國興建一千所小學，在福建設立一百所小學，截至一九三八年，全國各地相繼已興建小學三百多所，後來因為日軍侵華戰事擴大，戰火蔓延，建校工程祇好停止，他將建校餘款兩百萬元，移購了愛國公債，並表示等抗戰勝利以後，繼續完成建校的心願。

胡文虎也是一位大慈善家，他在國內捐資興辦了多所醫院，除了接生院、養老院、殘廢院、孤兒院等外，先後捐資興建了南京中央醫院等十二所醫院。另外，又捐款創辦或資助許多的慈善事業機構，如九龍安老院、廣東老人院、福建惠兒院、泉州開元慈兒院、廣州聖嬰醫院、雲南炳蔚孤兒院、上海市立衛生化驗所、上海麻瘋院、上海遊民習藝所等。

一九二九年，世界陷於經濟危機的風暴中，海外華僑工人大批失業，處境非常悲慘，胡文虎曾多次出資，遣送大批華工回國，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

支援抗戰救濟難民

抗日戰爭期間，胡文虎本國家興亡，人各有責的愛國心，曾多次捐款給國軍支援抗

戰，並救濟難民。又先後三次認購愛國公債三百萬元，且表示：「日後還本與否，尚未計及，如能償還，就是祖國復興的時候，到那時仍將一本初衷，將這筆款項作為舉辦國家公益事業的用途。」

日本投降後，國家百廢待舉，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星洲日報」上發表了「建設福建之急議」一文，呼籲福建散居海外各地的華僑，同心同德建設家鄉。當時東南亞各地閩籍僑領，熱烈響應，集資成立了「福建經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金融、交通、工業、礦產、農業、漁業、特產等事業，他愛國愛鄉赤誠的心，由此可見一斑。

在國內一些地方，有旱災、水災發生時，胡文虎也多次賑災救難、濟弱扶困。他還出資築路、建堤、修橋、修葺名勝古蹟。晚年在香港，每利用做壽的時候，常常施捨食品、衣物或現金，濟助窮苦的老人和孤兒。

興辦報紙服務大眾

胡文虎僑居海外，對當地華僑的文化教育、衛生慈善事業，無不大力鼎助。早在二十世紀初，便開始辦報，他獨資興辦的第一家「星洲日報」，是一九二九年在星加坡創辦的，隨後又在香港辦了「星島日報」、「虎報」、「星島晚報」等十幾種報紙，形成一個「星系」報業系統。這些報紙大都編排新穎，內容充實，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認為辦報紙和興建學校、辦醫院都是

為社會服務的事業。抗日戰爭期間，「星系」報紙為宣傳愛國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星系」報業主持人胡仙女士，是他的女兒。

他辦報的動機，據說是受同鄉密友林鶴民和胡資周的勸說，他們對胡文虎說，辦報雖然不一定賺錢，但也不一定虧本；即使虧一點本，能為虎標藥品做宣傳，也比到街上貼街招，或付錢給各報刊登廣告好得多。何況報紙辦得好，更會名利雙收，提高社會的地位，成為國際名人，又何樂而不為呢？

胡文虎一向重視宣傳，這番話打動了他的心，對於辦報儘管外行，但是他信任專家和有經驗的報人，所以各報創辦起來，都非常順利；又以財力雄厚，聲譽日隆，很快就打好基礎。在新加坡、馬來亞、泰國、香港、福建、廣東辦的中英文報紙有十二家之多。

辦報的結果，確實得到了不少好處，第一、替虎標藥品做宣傳，不但對藥物銷路有幫助，還可以節省許多廣告費。第二、為社會大眾服務，傳遞消息，鍼砭奸邪，除惡揚善。第三、使他由一個普通華僑藥商，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人物。因此，他對於辦報深感滿足，而有興趣。本來還打算於一九四六年，分別在上海、福州、廣州和漢口，分別創辦星滬、星閩、星粵和星漢日報，後來因為時局影響，未能實現。

據悉，他所辦的各報，除了星島日報、星島晚報外，都沒有賺錢，但也沒有賠太多

的錢，大家都說他有好運氣。

一生廉儉自奉刻苦

胡文虎被人稱「萬金油大王」，是億萬富翁。他的財富，大部分是從製售虎標藥品得來，另外兼營房地產、銀行、保險公司和玉器、寶石生意，也賺了不少錢。他的財產究竟有多少，連他自己也沒法清楚知道。

他雖然是一個大富翁，但是一生廉儉，自奉很刻苦，晚年在香港，除了偶然和唐賓南等幾位老友搓幾圈衛生麻將外，沒有其他不良嗜好。

對於家庭經濟，他有很嚴格的管制，絕對不許浪費。在香港他規定家屬每月只准零用金五十元。上自夫人陳金枝、兒女胡好、胡仙，下至孫子胡督東等，都是一樣。在星馬及其他地區的家屬，也是一樣，比照領用同等的幣值。如各人有其他實際需要，經過請准，才能支領。如此經過一番審核手續，便可減少許多的浪費。

關於胡文虎的婚姻和子女，恐怕沒有多少人弄得清楚。有人說是一九〇四年二十二歲時，在馬來亞檳城，最初和郭姓女子結婚。但是大部分的人只知道他有四個妻子，大太太姓鄭，是長子胡蛟的母親，頗為健碩，於一九五八年病逝新加坡。二太太是次子胡山的媽媽，已忘其姓氏，第三位夫人姓陳金枝，收養了三子胡好，和女兒胡仙，但也有人說胡仙為陳金枝所生。第四位夫人也忘了

她的姓名，卻生了一虎、二虎、三虎、四虎四個兒子，然二、三兩虎早已夭折。

這些資料，是胡文虎逝世後，在他辦的「星島日報」刊出的訃文中了解的，但訃文中卻沒有元配夫人的名字。

又有一說長子胡蛟，是由親屬的兒子過繼，次子胡山也是收養的。一虎至四虎出生後，在兄弟順序中，本應排名第四至第七，為什麼卻取名一虎、二虎、三虎和四虎，是否胡文虎認為這四個兒子才是親生的，真令人有些不解。

此外，胡文虎過世後，當時在他辦的星系各報中，所刊出的訃告，內容也各有不同，這又可能是在這個複雜的家庭內，各人有不同的意見，或是另有其他的考慮？

在他的子女中，三公子胡好絕頂聰明，最有活力、最得胡文虎的疼愛。他那重義疏財、隨和好客、毫無架子的個性，在在討人喜歡。他縱橫排捷，處世明快果決，更顯得他的智慧高人一等。

胡好會把握良好的機會，賺取大量的金錢，也會毫不吝嗇的一擲千金。朋友如有急難，或是特殊困難，只要不是騙他，幾乎都有求必應，盡力解決。他的交遊非常廣闊，上至公卿、下達三教九流，都有往來，大家都讚揚他是「好人」。

胡文虎知道胡好聰明能幹，早就立意栽培他為接棒人，繼承衣鉢。當成年後，就教他藥品製銷技術，商業管理方法，和如何待人接物等。等他成年經驗老到後，便派他做香港虎標永安堂的總經理，擔負起重大責任。

人接物等。等他成年經驗老到後，便派他做香港虎標永安堂的總經理，擔負起重大責任。

胡好愛好體育運動，特別組織「星島體育會」，內有足球隊和桌球隊。他肯花錢物色好球員，所以門下猛將如雲。他又喜歡和球員、運動員做朋友，常常仗義疏財，解人急難，因此大家都尊敬他。

很可惜的胡好在主持星洲英文虎報時，為了要和馬來亞英國官方主辦的「海峽時報」競爭銷路，購買兩架道格拉斯小飛機運銷報紙，他就因為乘坐這種小飛機，在一九五三年墜機喪生。胡好英年早逝，對胡文虎是沉重打擊，否則他接棒以後，定有一番作為；虎標永安堂和各項兼營事業，也不致在胡文虎逝世後，全部垮了下來。

女兒胡仙承傳父業

胡仙是胡文虎最愛的女兒，三十多年前她以一個外行人，從未外出做過事的閨秀，驟然繼她哥哥胡山之後，接任星島日晚兩報的總經理，許多人都認為她不會搞得很好。可是出乎意料的，她卻能以兢兢業業的精神，小心謹慎的態度，防制了小人的包圍，遵守父親的遺訓，堅守民主陣營，把兩報辦得很好，無論發行和廣告，都蒸蒸日上，賺了不少錢。

目前她主持的星島報系，業務發展非常迅速，她運用人造衛星和電視傳真技術，將

星島日報的版樣，分送到美國的紐約、芝加哥、加拿大的溫哥華，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和澳洲的雪梨出版，被西洋人稱許為「可能是世界第一份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報紙」，也認為這真是世界一種奇蹟！

一九九七年七月中共將收回香港的主權，胡仙和她媽媽等，已決定舉家遷往澳洲雪梨，她在那裏已購置了樓房，開了一間半中國式的「福滿樓酒樓」，也設立一家名為 FORTUNE 的房地產公司，準備隨時外移。

胡一虎娶了一位日本太太，非常能幹，在新加坡開了一間大規模的日式百貨公司，名叫「亞歐漢」，有三處分店，生意很好，胡仙不必為他擔心。她的弟弟四虎、堂弟清德和侄兒督東等，都還年輕。除四虎在新加坡外，清德和督東都跟在她身邊。

胡仙應是胡文虎唯一的傳人，也只有她能守住父親交給他的事業。她奉母至孝，也謹遵父訓，不肯對惡勢力低頭，確有乃父之風。胡文虎信仰佛教，待人和藹可親，每逢喜慶節日招待老人時，都親自迎進送出，表示尊敬老人。

一九五四年夏天，胡文虎因胃病到美國去動手術治療，回香港途經檀香山，因心臟病發作逝世。大陸變色後，中共曾沒收胡文虎的財產，後來肯定他是一位捐資興學，樂善好施、愛國愛鄉的僑界傑出人物，福建省委決定把胡文虎在廈門、福州等地一百多處的財產，交還了他的家族。（陳鶴齡撰）